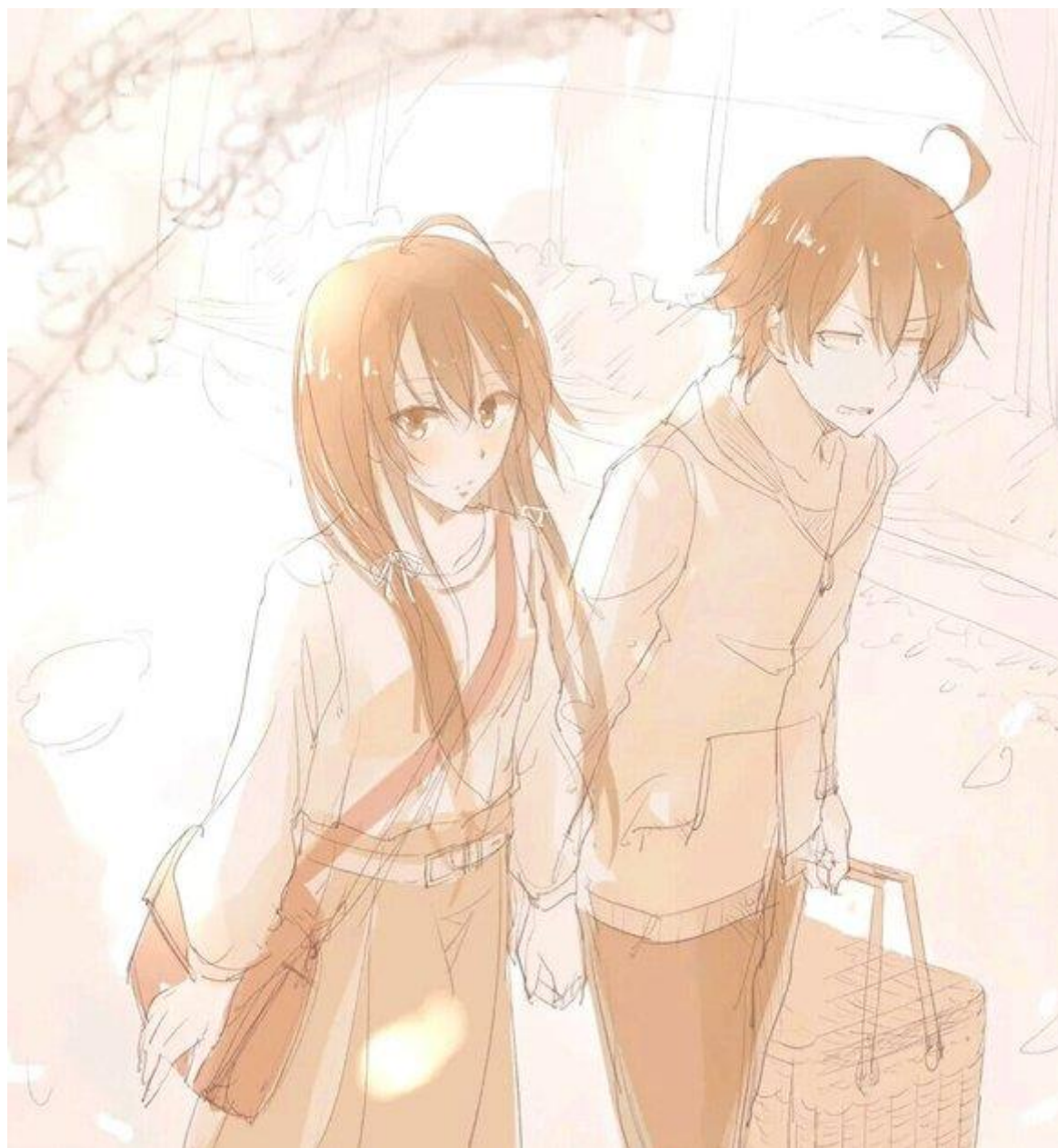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求婚”当日雪乃视角 凤舞

自己也整一个。



未免百度吞，直接发图片。文笔拙劣，凑合着看。

《我是猫》，书桌上每日必读的名作随意地摆放着，却没有丝毫翻阅的动力。只好蜷缩在被子里整理着自己的心情。

若刚从接待室出来的心情“有如十除以三那般无穷无尽烦躁”，此刻想必是“能做主的只有自己的心”。

这段时间，或者说一直以来，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。

“雪乃有自我吗？”

“小雪乃，这样也可以吗？”

“雪之下的事情应该由雪之下自己决定。”

“当然是为了我自己。”

我真正正确的愿望是什么？是独立？像姐姐那样坚强？继承父亲的工作？实现由比滨的愿望？

一旦去做就会扭曲成伪物，这点我一直明白。可无论如何都必须成长，不能再依赖他人。无论姐姐、由比滨同学亦或是比企谷君。

比企谷君想要的真物究竟为何？我一直没能明白。但一定不是棱模两可、串通一气的回答。不是互相欺瞒，沉溺于暧昧的关系。

那么即便做不到，也必须回应自己一直憧憬的姿态。

也就是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。明知舞会难以继续，也要委曲求全。明知母亲无法满意，也只好装作没看懂。明知这是伪物，但对我而言也是无比珍贵的伪物。

人，无论是变得狡猾，还是变得卑鄙，或是披上表里不一的伪装，无不是见多识广的恶果。终究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，成为了“猫”眼中肤浅而愚蠢的人类。

然而比企谷君不认同这一切，他再一次扭曲了我的意志——你的愿望是成为“猫”。

没错，本来、一直以来，我想要成为的就是夏目漱石笔下那只洞悉一切，富有正义感的猫。拯救，才是我真正的愿望。



他究竟对我了解到什么程度啊，为什么总能在绝望的时候指引我前行。明明不想再依赖，就算依依不舍也有好好道别了，憧憬也好爱慕也好，再多再复杂的心情也都是错的，我只会将伪物扭曲至更难堪的境地。真物什么的，我真的.....

“将扭曲你人生的权力交给我吧。”

这一瞬，恍如隔世。

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，连感动都来不及。

我那任性的自私的请求，比企谷君用最直白的话语回应了。

“总有一天，你要来拯救我啊。”他真的真的好好去理解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懂我。

小心确认了“扭曲”的实质后，我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沦陷了。

想要传达的心情太多太多，汇集成语言却是完全不应景，但比企谷君也不差。倾诉着彼此过剩的自我意识。

“应该不足以支付扭曲人生的代价吧，不过嘛，全部都会去做的。不需要的话就扔掉吧，嫌麻烦的话忘掉也无所谓。是我这边擅自做出的决定你不用勉强自己回应。”

哎，自我意识过剩的人何止你自己。这不是在小看我么？

“你的人生，请交给我吧。”

这沉重的约定，亦是与君携手同行的资格。

无论回味多少次都会甜到发腻，欣喜得令人发狂。是表白吧，这就是表白吧？是表白没错吧！啊啊啊真不想面对舞会的工作啊，想见他，想和他牵手，想和他漫无目的地约会，想.....

比企谷君这个时候又会怎么想呢？还有，我们的事又要怎么和由比滨同学说呢？

呜~呜呜，真的不想动啊。

虽然明天就能见面了，为什么比企谷君不主动打电话过来啊。

